

## 回忆

## 看河

◆刘云芳

平日里,山下的河是安静的,裸露出满是鹅卵石的河滩。偶有一潭水,像块铺在河底的镜子,倒映着山崖上的风景和路过的云。松鼠会从“镜子”旁跳过。有时候是一只兔子、一只山鸡。它们喝几口水,照照“镜子”,又飞快离开,远远躲着观察它们的人类。

我们去河滩,要么放牛,要么捡石子。滚圆的石子铺在平底锅里,可做石头饼。面饼会擀得很薄,母亲和面的时候,还会往里边放上鸡蛋、花椒叶,别有一番奇香。做好以后,挂在高处的篮子里,能存放很长时间。

拿起石头饼,我总会想起河滩。那条河一定没想到,它会以这样的方式跟我们的吃食联系在一起吧。

比起其他山里人,我们一家去河滩的理由多一个:姥姥家住在对面的山里,那段河滩是必经之路。

途中,我总是抬起头看着崖壁,大大小小的石头镶嵌其中,石头缝里拼命长出一棵棵松柏。不少树木先是往下生,接着又往上长,曲曲折折,终于找到了阳光。母亲总是催促快些走,我却舍不得离开,眼睛在两岸的树木山石上流连,总感觉那些石头和植物身上藏了更多的秘密。

母亲问,你看啥呢?我回,看河。

母亲说,那是一条靠不住的河,凶的时候像一条恶龙。后来,我真见识过一次。天上还是晴空万里,伴随着一阵巨大的咆哮声,凉气袭来。我们站在河崖之上,看到很高的黄色水浪自上游奔涌而来。我才知道,那高高的河道并不是天公创造的独特风景,而是河水一点点冲出来的专用道路,那些石头则是河水的脚印。洪水过后,上游遗失的一件农具、一双鞋,或者半只陶罐,在河底显现出来。河水已经远去,这些物品像疲惫的乘客,滞留在淤泥里。

我曾为这些“乘客”编故事,想象它们为何被冲走,它们的主人如何在后来的日子里追着河流寻找它们。我也为河道里那些山洞、奇形怪状的石头,那些植物和鸟编各种故事,讲给小伙伴们听。他们信以为真,好几次想跟着我去河滩看看,都被大人们拦住了。母亲说,不要长时间在那里逗留。我只好去往山崖,站在一丛红了的黄栌树叶间向山下的河流望去。我指给他们看,河滩那里都长了什么,有时还在地上画起来。我讲得那么认真,仿佛在介绍一位老朋友的家园。

那年,我坐上了去外省的火车。铁轨旁始终有河道相随,它们时而干涸,时而湍急。我始终盯着河水,脑子里想象着故乡的那条河。

我一直以为故乡的河停在原处,只在当地流淌。直到后来,故乡的大山变成了国家级森林公园,河底开始常年有水流淌,一直通向山下的河渠。我向那些识字的老人打听,他们才说,这河流事实上是汾河的支流,河水最终会流向黄河,汇入大海。我大为震惊。再回到故乡时,站在岸边看河,目光里蓄满了敬意:我以为的静止的河流,原来早将触角伸向我抵达不了的地方。而我记忆中的种种图景,不过是它无数次河水涨落中短暂的一瞬。

姥姥、姥爷离世后,父母也搬到了城里,那条河不再是我们的必经之路。看河变得奢侈。

多年后,故乡相对而立的那两座大山挖了长长的隧道,火车通过时,人们可以在两条隧道之间短暂看到这条河。它成了两段黑暗之间唯一被光亮照着的地方。后来,山顶的两座古庙因为道路越修越好,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。从此,故乡的河流与山脉都成了别人镜头下的美景,而我借他们的镜头看山、看河。

夜晚,打开网络地图,定位到故乡,再滚动鼠标放大,按照地图俯视的角度,我感觉自己仿佛一个从天而降的人。我看着那河,它像一条藏在墨绿山峦间时有时无的白线。往昔存储在记忆里的凉风,隔着屏幕瞬间冲进鼻孔。

孩子看到我的神情,好奇地问,妈妈,你看啥呢?

我回他,看河。就像它曾倒映过母亲的青春和我的童年一样,如今,这条河又倒映在我孩子的瞳孔里。

倒车入库,是驾考项目中比较复杂的一项,很容易因角度偏差导致行车出线,所以学员要具备一定的随机应变能力,好及时纠偏。

我的应变能力较弱,练车时一板一眼,力求卡准每个点位。

入库时,教练教我看准三分之一的点位,接着迅速打死方向盘。但我每到这里就失误,方向盘不是打早了,就是打晚了,总是不能完美地践行“门把手过点位三分之一”的理论要求,很是恼火。

“我不想练倒库了!”我打算自暴自弃。

教练拦住了我,指挥道:“继续,不要停,这回少打一次方向盘,直接入库,再右转90度……”

我打断了他:“那车身不就压线了吗?”

教练微微一笑:“你试试看。”

我按照教练的说法,改变了原有的人库步骤,竟将车刚刚好地停在了线内!原来打早方向盘,并非宣判了“死刑”。再练倒车入库时,少了许多对刚好卡准点位的执念,多了几分轻松自信,反倒愈少出错了。因我知道,即使不能完成每个“刚刚好”的动作,也能继续完成任务。

人生亦是如此。从童年到

毛姆在文章中写道,“大部分人长得真是丑啊!可惜,他们不知道该待人随和一点,也好补救一下。”

这段话至少有两层意思。其一,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相貌平平,长相俊美者十不及一。至于能够用羞花闭月、玉树临风等词语来形容的人,更是极为少见。这里,毛姆的文字透露出

一个信息:相貌天生,心性

## 睿见

## 不必强求“刚刚好”

◆戚舟



学生时代,再到走上工作岗位,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迈出的每一步,都是刚好正确。无风雨不人生,与其纠结在某个出错的转角,或重复后退的过程,不如将视线放在前方,用另一个视角解决问题后,继续朝前昂首阔步,才能走得更远。

东坡居士是北宋中期文坛

大家,在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,但仕途不顺,常有人打趣他是“被贬的一生”,连他自己也自嘲道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但苏轼并未自怨自艾,而是将目光放在眼下,放在朝前的路上,如果不能按照原有目标行路,那就随机应变,过好另一种人生。在海南的几年里,苏轼传道授业,将中原文化带到海南,催生出绚烂的海岛文化。时至今日,苏轼仍是“儋州大明星”,若他当初只顾着凄凄惨惨戚戚,也就不能在海南闪闪发光了。

生活并不总是事事如意,人生也没这么多“刚刚好”,那就别去过分追求“刚刚好”,花有千姿百态,人有万种活法,只要不停步,怎样都是精彩的一生。正如米兰·昆德拉在《雅克和他的主人》一书中所言:“往哪走,都是往前走”,豁达一些,纵使错过“刚刚好”,亦有新的光明大道——迈过望不到头的坎坷之后,就能站在云开雾散的山巅。

## 感悟

## 要随和

◆冯磊

可以打磨。

其二,待人要随和。有一副好脾气很重要,它甚至可以弥补

因相貌平庸而带来的缺憾。这里的“待人随和”,我更愿意理解为个人的修养。容貌差,修养可补。

刘心武曾经写过与王小波的一段交往。称,初次见面发现“他那么高,而且丑相中还带着些凶样!”不过,在喝了两杯茶后,意外地发现“他逐步展示出了其优美的灵魂”。之后,成为好友。

这就是说,脸蛋和好脾气很重要,但“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”。

## 随笔

## 美丽角

◆冯文超

居住的小区很老了,打我小时候就已存在,迄今已经几十年。最近喜讯传来,小区要修缮了。旧楼房外边贴保温层,还要更换窗户。路边,多年旧迹斑斑的粉墙也重新刷过,阳光下,雪一样白,上面有别致的小图案,据说是美院的学生画的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广场拐角处的墙上,画着一个姑娘。姑娘长发飘飘,一双明亮的大眼睛,头上戴着一个大大的花冠,那花细碎,有紫色、粉色、白色,像丁香,像藤萝,竟和真的一样。

这拐角在路口。突然有这么一幅美丽的画,小区一下子明亮许多。好多人赶来欣赏,举着手

机拍照,和这个“姑娘”合影。有的照完后觉得不满意,原因是把姑娘的一只眼睛遮住了,于是重新照,让那两只大眼睛都露出来,自己站在旁边,这才满意。照相的以年轻人居多,也有老年人抱着小孩。一时,这拐角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地方。

下大雨了,那花上有许多水珠,晶莹、闪亮,花更像真的了。刮大风时,也有人去看,见那花冠没有被吹落。

傍晚,广场上的灯亮了,许多人就着音乐跳舞。有人在一旁纳凉。往拐角望去,奇怪的是,那姑娘头上的大花冠也亮了,原来里边藏着好多小灯泡,一闪一闪的。

一天外出,打了一辆出租车,女司机可能是新手,告知小区名,说没去过,于是就告诉她怎么走。车一到拐角,看见墙上那个戴花冠的姑娘,女司机惊讶地叫起来:“这里啊!我在网上看过。”

原来有人在网络上发了视频,把这个美丽的拐角“推广”出去了。

